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出版）。

《拍掌知音》雖是一本小韻圖，卻清楚地呈現了泉州音的文讀音系，茲放在本文3.3 節泉州音文讀系統中討論。

1.《彙音妙悟》的價值與性質

1.1 《彙音妙悟》在漢語聲韻學上的地位

中國素稱爲方言學最早發達的國家，漢代楊雄著「方言」是中國方言學濫觴，然而《方言》一書只做到方言辭彙的蒐集，不及於音韻。降至六朝，由於受到印度語音學的啓發，漢語語音學才發達起來，於是發現了四聲，詩人用韻越來越嚴格。爲了因應需要，各地音韻學者遂根據自己的方言編了許多韻書，依隋陸法言《切韻》序所記載，隋代的方言韻書有呂靜《韻集》、夏侯該《韻略》、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李季節《音譜》、杜堂卿《韻略》等近人鉤稽古籍，考知六朝時作韻書的有數十家之多，但自來都推李登《聲類》爲韻書鼻祖①。

方言韻書只限於特定方言區才能適用，依照方言韻書所作的詩，在本方區押韻的，讀來自然順口，但在其他方言區的人讀來卻不一定押韻，這是方言韻書的限制。

漢語的方言雖多，但文字卻是統一的，書面語也是統一的，這就是漢字所寫的「文言文」。文人儘管可以用自己的方言寫文章，外地人也用自己的方言來讀，讀法不同，意義全然相同，所以「文言文」成了一種抽象統一的溝通工具。

可是詩是一種押韻文學，如果詩人以自己的方言押韻，在其

他方言區的人讀起來不押韻，便會限制這一首詩的流通範圍。如果有一本韻書，分韻詳細，可以涵蓋所有的方言，詩人只要依照這本韻書用韻，則不論那個方言區的人讀起來都押韻，豈不是太方便了嗎？於是《切韻》便應運而生。

隋文帝開皇（西元589-600） 年初，陸法言和幾位朋友談到當時方言分歧，「江東取韻與河北復殊」，希望編一本抽象的韻書，「因論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選精切，除削疏緩」，當下決定了這本韻書的綱紀。

十幾年後，陸法言退休返鄉，開私塾、訓弟子，益覺抽象韻書的重要。「遂取諸家音韻、古今字書，以前所記者定之爲切韻五卷」。時「歲次辛酉大隋仁壽元年（601 ）」②。

這本《切韻》，因爲是依「從分不從合」的原則，把所有韻書統合爲一個「抽象統一」的音韻系統，所以分韻多至一九三韻，對於漢語的統合，功不可沒。後世研究漢語方言學的人，無不以《切韻》爲重要參考資料。他們發現，現代漢語方言雖然複雜，卻大體上說來，沒有超出切韻所涵蓋的範圍——閩方言是一個例外，因問題複雜，不在本文討論之內。

《切韻》及其後增補的一系例韻書，如《玉編》、《唐韻》、《廣韻》、《集韻》等韻書，在漢語方言學上、漢語音韻學上的重要性是不言可喻的。在漢語語音史上，《切韻》可以說是有史和史前的劃期性文獻，在《切韻》以前可以算史前史，《切韻》以後才進入有史時代。

然而也因爲《切韻》這種光芒萬丈的創作出現，掩蓋了方言韻書的價值，前述呂靜《韻集》等方言韻書，因而闇然失色，終

至於失傳。因此《切韻》雖然提供了漢語語音史上一個重要文獻，然而它所提供的卻是一個抽象的音韻系統，不是活語言的音韻系統（這裡所謂活語言包括口語及實際使用的文讀音）。我們無法根據「切韻」，清晰地了解當時方言的實際情形。《切韻》的音系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切韻》抽象地統合了方言歧異，然而實際語言卻不可能被統合，方言不但繼續存在，並且繼續在發展。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地方都有方言，爲了教育子弟，方言韻書永遠是需要的。

於是沈寂已久的方言韻書，終於在近代重新盛行起來，第一部方言韻書是元・周德清（1277—1365）所著《中原音韻》（1324），此後各地出現了不同的方言韻書，而其中尤以閩方言最爲發達。福州有《戚林八音》（即戚繼光〔?-1587〕《戚參軍字義便覽》、林碧山《珠玉同聲》〔1688〕合訂本），閩北有《建州八音》，泉州有《彙音妙悟》（1800黃謙著），漳州有《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謝秀嵐著）；潮州有《潮語十五音》，台灣有《彙音寶鑑》等，每一方言又不斷重編，如泉州另有《拍掌知音》，漳州另有《增補彙音》、《渡江書十五音》，潮州另有《增三潮聲十五音》。

方言的語音系統是會變化的，無論是音韻的分化或簡化，或兩種方言的融合，都會影響到方言音韻系統的重新整編。因此方言韻書具有時效性，爲了適應新時代的需要，方言韻書必須隨時重編。由《彙音妙悟》到《拍掌知音》由《十五音》到《增補彙音》到《渡江書》，可以視爲同一方言在不同時期或不同地區的語音史文獻。

《彙音妙悟》是第一部閩南語韻書，它雖不及後起的《十五音》、《彙音寶鑑》品質的優良，但由於它清楚地呈現了十八世紀末期泉州的音韻系統，在閩南語語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文獻價值，可以等同於《切韻》在漢語語音史上的地位。在它出現之前是閩南語語音史的史前期，它出現之後才可算進入有史時期。

又因爲它忠實地反映了十八世紀泉州話的音韻系統，是一部活語言的紀錄，不像《切韻》只呈現一個抽象的、理想的音系，不代表任何一個實際的活語言，在語音史上更具歷史文獻的價值。

然而這樣一本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韻書，從來沒有一位學者，像研究《切韻》一樣，認眞地去研究它。只有少數學者，根據貧乏的方言材料，替它做些音韻擬測而已。

1.2 漢語方言學的新方向

《切韻》的音韻系統，自從1842年清陳澧著《切韻考》以來，系統逐漸明朗，到清末已完全明白，問題只剩不知讀音如何而已。《切韻》的音系是抽象的，擬音本來沒有意義。1915至1926年，瑞典學者高本漢以西方語音學知識，對中國境內方言及日、韓、越語的漢音進行廣泛調查研究，寫了一部《中國音韻學研究》，替切韻音系做了擬音。給予中古漢語音系的意義一個比較科學而明晰的解釋。

高本漢的治學方法爲中國聲韻學開展了一個新的領域。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合了一批優秀的現代語言學家，正

好爲這個新領域提供了研究人才。於是方言學蓬勃地發展起來。

也許漢語方言學一開始便是爲了重建漢語語音史而發達的個性，影響了中國方言學家的研究方向和態度。大部份中國方言學家研究漢語方言，好像只是爲了替漢語語音史的研究服務而已。因而忽略了地方韻書在歷史方言學上的意義，不免對地方韻書產生輕視的心理。

周長楫在〈略談地方韻書《彙音妙悟》〉一文中反省說：

「歷代給我們留下的方音韻書是不少的，單是記錄閩方言的方音韻書就已不少……由於我們過去思想上的輕視或工作上的忽視，已有不少方音韻書失傳，如果再不抓緊“搶救”，就會受到更大損失。」③

其實，漢語是一個歷史悠久，內部分化嚴重（特別是在語音和語彙方面）的大語系，我們所謂的「方言」，其實只是漢語支系語言。每一支系語言也可以分爲好幾個方言，每個方言又可以分爲好幾個次方言，每一個次方言又可分爲好幾個二次方言、乃至三次方言。泉州方言應定位爲漢語系閩語支系閩南語的一個方言。

眞正要重建整個漢語發展史，最迫切的莫過於先對每一個方言做細密的調查，再逐步往上，做歷史的研究。比如我們先把泉州方言的各個次方言做過詳細調查，才能明白早期泉州的面貌。泉州方言，漳州方言、潮州方言、海南島方言的貫時研究做好了，再做閩南語的歷史研究，閩南語、閩東語、閩北語、閩中語的貫時研究做好了，才能進一步做閩語的歷史研究，所有漢語支系語言研究做好了，才能進一步做漢語祖語的研究。

過去漢語方言學家，從漢語方言的調查，便直接跳到古漢語去，顯然基礎太弱。

二次大戰以後，漢語學家逐漸發現了這個疏忽，於是漢語支系語言，比如閩語學，便發達起來，這實在是可喜的現象。

然而，閩語學的研究仍然很粗疏，有些學者根據少數的方言資料便開始構擬閩語祖語。這也未免跳級太快了。

由此看來，漢語語音史的研究的新方向，必須重新正視小方言區的貫時研究。閩南語貫時方言學，可以說是閩語學、漢語發展史研究的基礎之一，這個基礎不打好，高層次的任何歷史研究，容易落入套公式或太過發揮想像力，不能得到科學的結論。

要做好閩南語歷史方言學，那麼像泉州的《彙音妙悟》、漳州的《十五音》潮州的《潮聲十五音》之類方言韻書，以及許多方言辭典，便成了最寶貴的文獻資料。

1. 3 《彙音妙悟》在泉州音韻史上的地位

1. 3. 1 《彙音妙悟》作者「栢山主人黃謙思遜」到底何許人氏，目前尙找不到文獻紀錄④。這本書的著作年代亦不能確知。但黃謙的叔叔黃大振的弁言署年「嘉慶五年正月上元日」，則可認爲該書大約也是出版在這一年（1800）。

黃大振的弁言又說：

「吾阿宜思遜因念功令歲科兩試以及鄉會諸試，皆不能離韻學，著爲彙音妙悟。其苦心用功閱幾寒暑而成，郵寄來興（興安府）以相質，置之座右，諸生見之，皆稱賞焉。」

又黃謙在〈自序幷例言〉敘述他著書完成之後：「藏之家塾

，爲手姓（按：「手姓」當爲「本姓」之誤刻）之用，親友見之，以爲有裨於初學不淺，慫恿付梓，以公同人。」

由上面兩段看來，此書的完成早於1800年以前好幾年，可能當時他已在家塾中執教，才會爲了教學方便，著作這一本「因音以識字」的韻書。推測當時的年齡至少已超過三十歲。

黃謙自己是教書先生，其叔父又在興安府學官署當官，可見他是生在一個書香門第，並且具有聲韻學的家學淵源。依筆者的經驗，書香門第的語音，比一般庶民的語音系統更爲精確而保守——尤其是在讀書音方面。

因此，這本書雖然「出版」至今還不到二百年，但作者的語音系統可以代表二百年以前泉州某方言的音系。

1. 3. 2　二百年並不是很長的時間。依筆者對泉州音系文獻的檢索及本人所做的台灣泉州音的廣泛調查，發現後世及現代泉州次方言，只有極少數方言分韻較《彙音妙悟》的音系詳細一點，其餘都不能超出其涵蓋之外。各方言音類合併的情形不一，甲方言在某些類合併了，而另一些類卻又保存了區別，乙方言在另些類保存了區別，而某一些別方言還有區別的音類卻又合併了。

將泉系方言統合起來作比較研究，發現彙音妙悟音系完全可以在現代方言中找到印證。即使是音系簡化了的，其語音變化的軌跡也十分明顯，還原起來非常簡單。所以我們完全不必要發揮想像力，就可以替《彙音妙悟》作「解讀」的工作。而那個音系，便是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

現代泉州方言，除了「關」韻和「彆」韻可以在許多方言中

析爲二韻，「嘐」（auN ）或許可以增補，大致不會超出《彙音妙悟》的音類。《彙音妙悟》當然也只反現了泉州音系的一個次方言，但如撇開發音不談，純就「音類」的觀點看，已經去古不遠，只要稍作補充，就可以「構擬」出泉州祖語的音系來。因此我們非常幸運，也非常驕傲泉州有這樣一本韻書，更非常感激黃思遜先生及時爲泉州音留下這部歷史文獻。

1.4 《彙音妙悟》的版本

《彙音妙悟》的版本極多，據吳守禮教授的〈台灣方言研究文獻目錄〉，有綺文居本、文德堂本、福州集新堂本、台中瑞成書局石印本等，本人所見幷參考者有六種：

1.4.1 薰園藏版道光辛卯年木刻本

扉頁書名「增補彙音妙悟」、有「桐城黃澹川鑒定」、「道光辛卯（1831）年重鐫」字樣，不署出版者。黃大振序後有「瞻貳」、「大振」二印。第五頁編例前署書名「新鐫彙音妙悟全集、薰園藏版、栢山黃思遜纂輯」共109頁，22cm×12cm。是本人所見最古版本。

1.4.2 薰園藏版光緒庚辰年木刻本

扉頁書名「增補彙音妙悟」、有「桐城黃澹川鑒定」「光緒庚辰年（1880）孟春重鐫綺文居梓行」字樣，內容、版樣、尺寸與道光本全同，但有可補道光本壞版之漏。

1.4.3 我園藏版光緒癸未年本

扉頁書名「增補彙音妙悟」、有「光緒癸未年（1883）重刊、「我園藏版」、「桐城黃澹川鑒定」，無黃大振印。共 123葉，13.5cm×9cm。版樣獨樹一格，爲筆者所見唯一秀珍本。

1.4.4 文德堂光緒甲午木刻本

扉頁書名「增補彙音妙悟」、有「光緒甲午孟春重鐫」字樣，序言部份用紅字，內文用黑字，內文一〇二頁，共一〇九葉。22.1cm×13.9cm。收入洪惟仁《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附錄（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1996）。

1.4.5 福州集新堂光緒癸卯木刻本

扉頁書名「詳註彙音妙悟」、有「光緒癸卯（1903）年新刊，福州集新堂藏版」無「黃澹川鑒定」字樣。109葉，21.2cm × 12cm。內容與道光本略有出入，雖出刊較晚，校刊較精，惜八音無黑線隔開。

1.4.6 薰園藏版廈門會文書莊石印本

扉頁書名「增補彙音妙悟」、有「桐城黃澹川鑒定」「光緒乙巳（1905）年長夏」字樣，第二葉有「廈門廿四崎腳會文書莊石印」字樣。黃序之後無印、編例前署書名「新鐫彙音妙悟全集」、「薰園藏版、栢山黃謙思遜纂輯」，共59葉，20.2cm×13.5cm。筆者所見頁數最少，字體最小之版本，但八音分隔最清楚，市面上存書亦最多。又有上海萃英，大一統書局發行影印本，刪扉頁及第二頁。

1.4.7 瑞成書局手抄影印本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1970）十月出版，爲會文書莊本之手抄本，但刪扉頁及第二頁，內容尺寸與會文莊本略同。

1.4.7 以上七種版本可分爲二類，一、二、四、六本爲一類，屬「黃澹川鑒定薰園藏版」，五自爲一類，爲「福州集新堂藏版。」三亦自爲一類，爲「我園藏版」，七自爲一類爲手抄本。

比較這四類版本，發現內容不盡雷同，薰園藏版字數較多，錯字也較多，集新堂本字數較小，但也有薰園藏版所不收的字，錯字較少。「我園藏版」版樣較小，內容與薰園藏版較近。

薰園藏本書名冠以「增補」二字，增補者可能是黃謙本人，黃澹川鑒定時可能也有新增補、後來經過多次翻刻傳抄，但皆借用「薰園藏版」之名。

集新堂本書名冠以「詳註」二字，其實註解一樣簡略，可能有人增收少數字數，說是「增補」亦可，但既無「增補」二字，又不署「桐城黃澹川鑒定」，字數又較少，可能是一種比較接近原著的版本。

這些版本的品質都很差，第一、錯字奇多，如薰園版「土字」訛爲「上字」，「安樂」訛爲「安落」；集新堂版「傘：雨笠」訛爲「雨立」（俱見歡字母）；「兀：斫木枝也。」二本皆訛爲「研木枝也」春字母，令人不知所云。　　拼字　蓟 薊

第二、彙音妙悟的編排方式倣自《戚林八音》，即將聲韻母相同的字，按八音次序（陰平上去入、陽平上去入）排列，但《戚林八音》是以黑點或白圈隔開，八音分別非常清楚。《彙音妙悟》則爲了節省空間，混在一起，八音之間以線隔開，致使同一

行中，摻入鄰聲的字，後來翻刻傳抄結果，這一分界線脫落了，或劃錯了，便使得八音分類不清，集新堂本甚至完全沒有分界線，以致八音分類完全混淆。

《彙音妙悟》是一本「村書」，讀書人往往不屑採用，他們寧可翻廣韻或康熙字典，自己去切音。所以這樣一本韻書便很少讀書人參與校訂，品質自然不會高。我們今天捧著這一本韻書，著實有著一種讀天書的感覺。

對於這樣一本錯誤百出，分界不明的韻書，我們必須蒐集更多版本，互相參校，重新編排、吳守禮教授蒐集了許多版本，在這方面已經下了很多功夫，只可惜一直都沒有發表，1988年12月7日吳教授宿舍失火，所有藏書及未發表手稿付諸一炬，眞是一大浩劫。

1.5 《彙音妙悟》的著作動機與性質

《彙音妙悟》的著作動機與性質可以從下列序中看出。

1.5.1 黃大振序

這篇序的主旨，首先指出「歌謠押韻本出於天籟」，「故雖無知之童稚，矢口歌謠，自叶於韻，似不學而能」，然自韻學發達以後，四聲分明，詩賦科舉皆以韻書爲本，而中州音韻異於方言，豈謂『不學而能』？黃謙依泉州音著爲《彙音妙悟》文白音兼收，「不獨學士大夫執筆爲詩，有所補益，即農工商賈閱之」亦甚實用，「實韻學之指南。」表明其服務一般庶民的動機及其

爲泉州方言韻書的性質。款落：「嘉慶五年（1800）正月上元日愚叔瞻二大振題於興安府學官署」。

一般以爲黃謙的叔叔名黃大振，字瞻二，但黃謙自序署名「黃謙思遜」，字在名後，則也有可能瞻二是名，大振是字。

1.5.2 著作緣起

黃謙在自序中首先闡明著作緣起說：韻書自李登之韻書，而切韻、集韻、唐韻、廣韻，不勝枚舉，然而泉州音與中州之聲韻迥殊、泉州人「臨文操觚，聲律不諧，應酬失次」。切韻系韻書對一般庶民是沒有用的。

泉州人富知園先生「少熟等韻之書，性遊燕遼之地，諸任既該，群音悉解，爰輯爲閩音必辨一書，於唇喉齒舌分別釐然，鄉里後生熟復之，可無爲方言之所域矣。」

《閩音必辨》一書今佚，其內容如何不得而知。序云「是編以字而正音」，想是一本漢字反切字典。富知園既然壯遊燕遼，即北方官話區，因能說「正音」。所謂「正音」既官話音之義。雍正六年（1728）敕諭內閣：

「朕每引見大小臣工，凡奏陳履歷之時，惟福建廣東兩省之人，仍係鄉音，不可通曉。……應令福建廣東兩省督撫，轉飭所屬各府州縣及教官，遍爲傳示，多予教導，務期語言明白，使人通曉，不得仍前，習爲鄉音。」

於是自雍正七年起便在閩、粵、台灣設立了許多「正音書院」。但後來卻沒什麼效果。

《閩音必辨》著作於《彙音妙悟》出版的1800 年以前，正當福建省推行官話的時候。《閩音必辨》可能是一本以官話音糾

正泉州音的書，故序云「可無方言之所域矣」。

《彙音妙悟》裡有一些字旁註「正」字（詳下解），就是「正音」（官話），參考各本，可以證明爲官話的詞素，後來大部份都沒有留傳下來。可是在當時，可能是正音書院裏流傳的讀音，而黃謙引用了《閩音必辨》，摻入《彙音妙悟》之中，未必泉州口音有那些讀法。

黃謙的自序中，敘述著作本書的緣起說：

「乃有客曰：是編（按指《閩音必辨》）以字而正音，何如因音以識字，使農工商賈按卷而稽，無事載酒問字之勞乎？予喜其見解之闢，輯成一編。以五十字母爲經，以十五音爲緯，以四聲爲梳櫛，俗字土音皆載其中，以便村塾事物什器之便。悉用泉音，不能達之外郡，固不免貽大方之誚也。」

韻書的功用等於拼音字，黃謙認識到漢字學習的困難，覺得有必要爲一般農工商賈著作一本能夠「因音以識字」的書，只要懂得五十字母、十五音、四聲的原理，就可以找到所需要的漢字。這就是一般地方通俗韻書著作的動機，他們和切韻系韻書最大不同之處，就是服務對象迥異。切韻系韻書是爲文人作詩賦詞以應科舉之用，地方通俗韻書是爲一般農工商賈之用。既然只爲一般庶民實用，那就不必勞動「鴻儒碩學」，一般村塾教學先生就可以做了。也正因爲目的只爲了服務下層民眾，出版商就不必太講究版本、校對了。這也就是爲什麼地方韻書品質都很惡劣的道理。

在一般士大夫普遍重視「中州韻書」的風氣中，黃謙獨獨編輯地方韻書，以服務農工商賈，恐怕會受到士大夫的譏笑吧？黃謙了解了這一點，所以在自序中自嘲說：「悉用泉音，不能達於外郡，固不免貽大方之誚也。」

不過，儘管士大夫重視「中州韻書」，學習「正音」，其實眞正了解切韻系韻書，會說官話的恐怕很少。在實踐中泉州人讀書還是得用泉州音，《彙音妙悟》對讀書人還是有用的。所以黃謙在寫完《彙音妙悟》之後，「藏之家塾，爲手〔本〕姓之用，親友見之，以爲有裨於初學不淺，慫恿付梓，以公同人。」

黃謙的目的雖爲了服務庶民，並非爲了讀書人作詩賦詞之用。但他的叔叔黃大振以讀書人的眼光，卻以爲這本書是爲了讀書人執筆作詩之用。服務農工商賈只是附帶的目的。黃大振序曰：

「吾阿宜思遜因念功令歲科以及鄉會諸試，皆不能離韻學，著爲彙音妙悟。……至以類推之有聲無字者亦有字焉，蓋不獨學士大夫執筆爲詩有補益，即農工商賈閱之，於俗語俗字所不經見者亦出其中，則是書之爲用，實韻學之指南。」

無論這本書的著作動機是爲了服務農工商賈或讀書人執筆爲詩，黃謙企圖呈現泉州音的整體面貌，以爲實用的目的，是顯然可見的。所以《彙音妙悟》讀書音、白話音、正音、方音兼收、漢字、俗字兼收。不像後世節錄的《拍掌知音》只收讀書音而已。

1.6 校定・增補

《彙音妙悟》本文之前有一篇〈字母、目錄〉，篇首有「依字典校定」之語，篇末說「是書增補千餘字，內無註解者皆屬人名」。會文書莊本無署名，但集新堂本和道光辛卯年本都有「主

人黃謙」的署名。由此看來《彙音妙悟》一書在黃謙在世時即已再版，再版時黃謙親自校定，並「增補千餘字」。其後，道光以前黃澹川再作校定，是爲「薰園藏版」。

黃謙在本目錄篇末，再次强調本書的著作目的說：

「是書凡在店鋪者，或學業未深或舉筆忘字，置之座上，閱之便無別字之錯，亦免問字之勞。」

「是法專爲忘記而作，非係大用，四方謀利者，若放樣翻刻便是。」

聞或本「便是」下有「我孫」二字，意義完全倒反了「若……我孫」想是出版商所加，非黃謙原文。版本很多，說明《彙音妙悟》受到廣泛持久的歡迎。

1.7 《彙音妙悟》的編排方式

《彙音妙悟》沿襲了切韻系韻書以韻求字的傳統方式，但對切韻系韻書的缺點卻有所改革。

1.7.1 切韻系韻書，《切韻》一九三韻，《廣韻》二〇六韻，而《彙音妙悟》只有「五十字母」。所以差別這麼大，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切韻系韻書將韻母相同而聲調不同者分開立韻，而《彙音妙悟》則把「八音」抽出，包含於「字母」（韻母）之下，聲調不當成分韻的標準。

因此，如果《廣韻》是以《彙音妙悟》的方式分韻，則只能分成五十七韻。比《彙音妙悟》五十個字母多七韻而已。

如果《彙音妙悟》是以《廣韻》的編排方式分韻，五十字母

各依八音分爲八韻，則除三四管、五十嘐及部分空韻，如：二〈朝〉陰入、七〈高〉陽入、九〈杯〉陰入、十〈商〉陰入、陽上、十三〈開〉陰入、十四〈居〉陰入、陽入、十八〈莪〉陰入、陽入、二四〈秋〉陽入、二五〈箴〉陰去、陽平、陽上、二七〈關〉陰入陽入、三二〈乖〉陽入、三七〈貓〉陰上、陰去、陽平、上、去、入、四十〈梅〉陰平、去、入、陽上、入、四三〈毛〉陰入、四六〈風〉陰上、去、入、陽平、上、四七〈箱〉陰去、陽入、四八〈式〉陰去、陽上、四九〈傻〉陽入等39個空韻以外，一共可以分到361韻之多，比《廣韻》的179韻多出167韻。

1.7.2 《切韻》《彙音妙悟》編排上的另一重大不同，就是《切韻》不一定依開齊合撮分韻，後來的韻書有部份依之分開，因此分韻越來越多。但《彙音妙悟》則一開始便依開齊合（無撮口呼）之別，各分爲若干「字母」，使得同一「字母」中的字，韻母的讀法完全相同。比如《廣韻》的「東」韻分爲二類，即*-ung（東、公、紅），和*-iung（中、弓、雄）（姑依董同龢擬音），而《彙音妙悟》則分別納入十一〈東〉-ong和五〈香〉-iong之中。如果《廣韻》要依《彙音妙悟》的方式細分的話，可以分到二六四韻，這還不包括所謂「重紐」，否則就更多了。但無論如何，廣韻的「韻類」遠比《彙音妙悟》的「韻類」少得多。如不計「重紐」，少了120韻之多。

《廣韻》因爲分韻不論開齊合撮，所以其分韻便缺少「標音」的功能。爲了彌補這個缺憾，唐代中葉以後出現了許多「等韻圖」，將混淆的韻類分開，才有更清楚的眉目。直至雍正六年福建安溪人李光地完成《音韻闡微》，重新整理音切，不但開合等

第各有注明，即聲調之陰陽亦有分別，使得他所新訂的「今用」音切，「急讀則成一音」，把反切法改造成具有標音功能，王力稱贊他說：「反切舊法進步至此，可算達於極點了。」⑤。筆者非常相信李光地的靈感是來自福州地方韻書《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也懷疑泉州在《彙音妙悟》之前可能已有一種編排方式類似的泉州韻書，做爲李光地改進切音，編《音韻闡微》的參考。

1.7.3 切韻系韻書不但不按介音分韻，並且也不標明聲母是什麼，只是毫無次序地，用“○”將不同介音和不同聲母的字隔開，所以使用起來非常困難，等韻圖依三十六字母分別填入韻圖中，解決了這個混淆。

但等韻圖其實只是一個音節表，同音字只舉一個字，其餘都付諸闕如。所以還不能算是拼音字典。

《彙音妙悟》的編排方式，黃謙在〈自序幷例言〉中已簡明扼要地說是「以五十字母爲經，以十五音爲緯，以四聲（八音）爲梳櫛。」所以只要「按卷而稽」就可以找到自己要找的音節。黃謙在不同的音節之間，用黑線隔開，填入許多同音字。然後在每一個同音字下面，用小字作了簡單的註釋。這樣一來，就有了拼音字典的功能，使得「農工商賈按卷而稽，無事載酒問字之勞」了。

《彙音妙悟》這種兼具韻圖與拼音字典功能的韻書，比切韻系韻書進步多了。

當然，這種進步的編排方式並不是黃謙個人的獨創，在《彙音妙悟》出現之前，明末戚繼光的《八音字義便覽》已採用，因

爲我們未做過更多比較，所以無法確定這種編排方式是否爲戚繼光所首創。

雖然黃謙沒有明說：但我們可以斷定《彙音妙悟》的編排方式乃是承襲自《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這一點從其聲母的用字便可以證明。茲將二書所用聲紐、韻目用字比較如下：

《戚參軍八音》	《彙音妙悟》
十五音：	十五音：
柳邊求氣低	柳邊求氣地
波他曾日時	普他爭入時
鶯蒙語出喜	英文語出喜
打掌與君知	
（內只用十五字）	
三十六字母：	五十字母：
春花香，秋山開，	春朝飛花香
嘉賓歡歌須金杯，	歡高卿杯商
孤燈光輝燒銀釭，	東郊開居珠
之東郊，過西橋，	嘉賓莪嗟恩
雞聲催初天，	西軒三秋箴
奇梅歪遮溝。	江關丹金鉤
注：「內金仝賓，梅仝杯，遮同奇，實只三十三字母」）	川乖兼管生
	基貓刀科梅
	京雞毛青燒
	風箱三飛嘐
	（注 ：「『管』漳腔，

『嘐』有音無字」，實只四十八字母）

《戚參軍八音字義便覽》爲了記憶方便，把十五音和三十三字母各作成詩詞，「十五音」五絕詩有二十字，其實最後五字不用，只用十五字；「三十六字母」詞雖有三十六字，其實只用三十三字。

《彙音妙悟》放棄利用詩詞幫助記憶音序的方式。泉州音既只十五音，便只取其有用的十五字，而變化《戚參軍八音》的聲目用字；五十字母雖部份採用了《戚參軍八音》的韻目，但不爲了湊成一首詞，採用不必要的贅字。這一點雖然表現了《彙音妙悟》編排方式的乾脆，但也可以窺見《彙音妙悟》承襲《戚參軍八音》的傳統不得已的適應。因爲泉州音系與福州音系不同，既要沿用福州韻書的用字，當然不可能用同樣的字湊成一首能夠表現泉州音系的詞了。

2.《彙音妙悟》的音系

有關《彙音妙悟》的音讀，拙著《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1996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有詳細考證，本文只討論其音韻系統，至於其音讀與所用音標根據該書，敬請參照。

2.1 泉州方言的韻書

《彙音妙悟》之爲泉州地方韻書，在黃謙的〈自序幷例言〉

中已明白指出。黃謙說：

「悉用泉音，不能達之外郡。」

「是編欲便末學，故悉用泉音。」

這一本泉州韻書，既如前述，不是爲作詩押韻之用，專爲農工商賈「因音尋字」之用，所以編排方式務求條理分明，「一覽瞭然，雖粗識字義者亦爲有用」。

那麼它所表現的音系結構，當然應該是它在編排上所顯示的結構了。簡單的說，就是：

八音：8個聲調。平上去入各分陰陽。

十五音：15個聲母。

四十八字母：50個韻母，即所謂「五十字母」。扣除「管」（漳腔），「嘐」（有音無字），實際只有48韻。

但如仔細研究，在音系方面仍有可探討之處（以下爲便於了解，於例字後，標上本文所擬之音，爲免煩瑣，不一一附上星號）。

2.2 〈管〉韻與〈嘐〉韻問題

2.2.1 〈管〉字母，在＜字母、目錄＞篇中，黃氏明言是「漳」腔。又〈管〉字出現在三一〈川〉求陰上（kuan^{2}），又現在泉州音白讀kng^{2}，當收入四三〈毛〉求陰上而未收。考漳州音，讀爲kuiN^{2}，則〈管〉韻自當排除於泉州音系之外無疑。

2.2.2 至於「嘐」字，已出現於十二「郊」喜陰平 hau^{1}，注曰：「誇語也。」當是hau^{1}siau^{5}（誇詞、謊言）的hau^{1}，說文：「